

覺世正宗省心經

慎勿穢褻
辛集



259
3150



廣訓序

諸仙降乩皆欲爲訓也。皆欲廣爲訓也。凡所著作。孰非廣訓。而茲獨以廣訓名者何哉。曰他所著作。各以類從。卽各成一帙。若大化歌。戒淫文。孝經。忠經。士子經。以及訓內文。居家箴言。口孽真言。胥吏八則。是也。若廣訓則不然。有因人而作者。有感事而作者。有答問而作者。其爲文也。或韻語。或散行。或長篇。或短頁。或剴切而詳明。或清微而淡薄。或端莊嚴肅。而論極

6489

覺世正宗省心經
正大或嬉笑怒罵。而體成遊戲。作者既非一仙。而文復不能以類合。積案盈箱。紛然雜陳。而要無非勸善懲惡之苦衷。爲世道人心計也。所以名之爲廣訓也。予爲彙而輯之。其小疵者。剛焉。其大醜者。存焉。而篇數浩繁。因分爲上下二卷。非有他意也。讀是書者。取不盡而用不竭。於以去惡爲善。治心性而成德行。不皆於廣訓是賴哉。

咸豐八年歲次戊午八月中旬純陽弟子柳圭降筆

覺世正宗省心經卷八目錄

諸仙廣訓上

呂祖論降乩文

韓文公論降乩文

柳仙論降乩文

曹文神乩臺記

朱文公論心文

姚閻羅思母歌

柳仙現身勸孝文

曹祖戒賭文

呂祖戒賭文

柳仙戒賭文

李祖戒大煙文

呂祖戒貪財文

韓祖治家歌

文帝勸恤乞丐文

柳仙戒爲客文

呂祖辯地理文

鍾離祖師莫問數歌

呂祖勸埋小兒尸文

生神勸取花漿歌

呂祖勸種牛痘歌

李祖借事勸善文

呂祖論葬親文

呂祖論嫁娶文

字祖何仙勸敬字紙文

九天雷神勸敬字文

覺世正宗省心經卷之八

弟子逍遙仙曹鵬齡校定

諸仙廣訓上

呂祖仙師論降乩文

古今治亂之機。興衰之故。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自堯舜以至今日。四千餘年。世運之隆替。悉關乎聖人之有無。而聖人之生也。大約五百年而一見。見則教化行。見則氣運新。此唐虞三代所以稱邗隆也。後之

聖人或六百載而一見。或七百載而一見。嗚呼。斯世之民。猶三代之民。而聖人之生。似有霄壤之別矣。降至今日。人心澆薄。風俗頹靡。自宋而元。而明而清。何止六七百載耶。而聖人卒未獲一見也。夫亦良可慨也。已。余乃唐代進士也。遇日月當空之禍。而歸隱於山間。及遇鍾離子而得道。長爲煙霞客矣。然身在外。心存寰中。一民一物。俱勞心膜。人世之事。何嘗志也。况聖人不出。大道將絕。余爲名教人。忍視其絕而

不挽耶。但人神相隔。言語難通。不假飛鸞。其何以通之。吁。此文昌所以奏

上帝。而使小仙降乩也。降乩之事。自古未有。及周之末。而始興。此其間有天道焉。非人所能知也。然神道難明。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第能假訓文爲善。即可發其良心。去其惡念。以底於三代同風。大學云。在新民。又曰。作新民。新非新奇之謂。言卽民之善。而重新之也。今我降乩。亦新民之事。非索隱而行怪。非好高而鶩

遠如大路然。人人可遵。豈強人以難行乎。但世人少見多怪。見乩事非以爲妖。則以爲邪。非以爲狐。則以爲鬼。夫妖邪狐鬼。何能勸善哉。其心不正。其行不端。其在世也好作怪。其作事也多害人。未有能勸善者也。而人以此疑小仙。不大惑哉。且小仙降乩。乃勸人爲善。非勸人信神也。爲善卽不信神。神其如彼何。信神而不爲善。神又如彼何。故降乩之事。爲天下少善人。非爲天下少信神人也。如孩提之童。知愛其親。及

其長也。能敬其兄。此時不知有神。更何知信神。然能孝能弟。雖聖人亦畏之。雖神人亦敬之。又何必使之信神乎。若不孝不弟。雖曰吾信神也。而不知實慢神也。如此者。乃不信之至者也。嗚呼。小仙降乩。已有年矣。降乩三載。自今始矣。三載之後。敢保人皆善乎。敢保人不爲惡乎。然孔子知其不可而爲之。嘗言天下有道。吾不與易。以滔滔之天下。不爲藏身之計。獨存行道之心。嗚呼。此其所以爲聖人乎。此其所以爲時

中之聖人乎。余雖不敢比孔子。然爲聖門人。當行聖人道。聖道不能行。聖心自當存。道統也。而誰繼之。人心也。而誰正之。當今之世。苟有聖人。我何不憚煩也。旣無聖人。我焉敢辭責也。孟子曰。我亦欲承三聖者。亞聖之心。亦宣聖之心也。小仙之心。獨非宣聖之心乎。尼山遙遙。春風未坐。泗水渺渺。化雨未沾。私淑之志。何能一日忘也。維道之衷。何能片刻置也。蒼天蒼天。曷其有極。余之降乩。余之悲也。亦宣聖之悲也。世

人昏昏。如在夢中。誹我謗我。我何恤焉。罹災罹害。我何忍焉。嗚呼。數由人造。劫由人生。逃數免劫。祇視人。之所爲何如耳。吾故曰。非天命。乃人事也。
咸豐六年歲次丙辰二月二十八日降筆

韓文公論降乩文

自有宇宙以來。一治一亂。治極必亂。亂極必治。治不
 自治。必待聖人開其治。亂不終亂。必待聖人撥其亂。
 聖人在上。而作君作師。所以代天出治也。聖人在下。
 而移風易俗。所以代天宣教也。天生萬人。不能親教
 一人。天生一人。自能普教萬人。天即聖人。聖人即天。
 此所以聖人出而天下大治。聖人歿而天下大亂也。
 一人之有無。關乎天下之治亂。甚矣哉。聖人之不可

一日無也。而聖人之道。又豈可一日絕哉。然而聖人不世出。或百年一見之。或五百年一見之。甚且千年一見之。聖人不出。而天下之亂。將何日底定哉。然聖人雖不出。而綱常昭於日星。名教嚴於斧鉞。其道未嘗一日亡也。但世風不古。人心日薄。大道在前。視若敝屣。幾幾乎有將絕之勢矣。幾幾乎有難挽之勢矣。此時不有人以匡救之。而大道何以能存哉。此時即有人以匡救之。而大道豈能必存哉。嗚呼。不得已而

作春秋宣聖之心。何其苦也。不得已而闢楊墨。亞聖之心。何其切也。今世雖無聖人。而大道終不可絕。此玉帝所以命諸仙降乩。而諸仙所以垂訓也。三代而上。無降乩之事。人日安於散靡。三代而下。有降乩之事。人日習於菲薄。豈天之生人。厚於古而薄於今哉。亦人之自爲。習於惡而遠於善耳。既遠於善。有人勸之。自當爲善。有神勸之。更當爲善。且降乩之事。非妖事也。扶乩之人。非妖人也。人神相通。並非奇事也。雖使堯

舜復生。孔孟再出。必不以降乩爲妖事。必不以扶乩爲妖人。而庸夫俗子。又何可有誹謗之辭哉。更何可有詬罵之辭哉。大都不信乩事者。其故有四。一則謂孔子不語神。一則謂神不臨凡地。一則謂神不必如此之多。一則謂神到不必如此之速。嗚呼。何其愚也。孔子不語神。爲人難明。故不語也。非不屑語也。非絕不語也。人不扶乩。固不能明。人卽扶乩。仍不能明。不知其所以然。並不知其當然。神不過假人手垂訓。人

不過假神訓爲善而已。夫神道難明。神道何可不明。能明神道。卽可語神道。謂孔子絕不語神道。不知孔子者也。神與凡人。無二理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聖人宣化。神道設教。其名雖殊。其理則一。神不爲善。神卽凡人。凡人爲善。凡卽神人。人神論善惡。不論仙凡。人能爲善。人卽神人。以神人請神人。豈有不到者哉。卽惡人請神人。神且欲化其惡。亦未有不到者也。神何處不有。神到處皆有。

中庸云。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又云。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聖賢之言。皆不誣也。天下容有無人之處。天下斷無無神之處。盈天地皆神也。彼愚人何知哉。神舉念卽到。不舉念亦到。其來也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無來無去。無去無來。心卽神也。神卽心也。以心感神。仍是以心合心。並是以神合神。豈尙有間隔哉。豈尙待躊躇哉。嗚呼。人不信神。不必怪也。人不爲善。實足責也。人能爲善。卽是信

神。人不信神。究難爲善。信非諂之謂也。敬之謂也。卽爲善之謂也。敬鬼神而遠之。能敬神者。未有不爲善者也。不敬而徒遠者。未有能爲善者也。且降乩之事。其來已久。人神相隔。必假乩事通之。亦

上帝不得已之極思也。總是勸人爲善而已矣。少見者莫多怪。無知者莫妄談。

咸豐五年歲次乙卯九月二十四日降筆

柳老仙師論降乩文

且自人心不古。世風日薄。亦已久矣。然而人心可聽。其終於陷溺乎。世風可任其終於偷薄乎。人心不聽。其終於陷溺。則必有救其陷溺者。世風不任其終於偷薄。則必有挽其偷薄者。救之者何人。挽之者誰氏。蓋非聖賢。則不能救。則不能挽也。然而天之生聖賢也。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自唐虞以至夏商。自成周以至叔季。或千百年聖賢一出。或五百年聖賢一生。或

百餘年聖賢一作則斯文之不墜。有自來矣。則道統之相承。有由然矣。蓋氣運之盛衰。關乎世俗之美惡。天下之治亂。由於聖賢之存亡。迄於今聖賢邈矣。道統因之而墜。人心因之而漓。風俗因之而壞。則聖賢之所係。不綦重哉。聖賢之所關。不綦大哉。惟其所係者重。所關者大。故不生於今。而

上帝有懼心焉。遂使諸仙降乩。勸人改過。勸人遷善。或作文以告之。或作歌以喻之。或作詩以諷之。或作賦以

規之。言之諳諳。豈可聽之藐藐乎。凡有心向善者。當求文中之理。當思歌中之意。當玩詩中之味。當採賦中之趣。以明其當然。兼求其所以然。然有目不識丁者。則文人學士。更宜講文以觸其本真。詠歌以發其天良。賦詩以感其真情。誦賦以激其至性。若是者。是乃不負諸仙降乩之意。是乃不失諸仙降乩之誠。而其詳爲開導。深爲指示者。是卽代諸仙宣化之人也。亦卽代人出凡具此諸言。深宜留心。豈

上帝宣化之人也。凡見乩語者。總宜細心體之。凡聞乩語者。亦當虛心聽之。倘見者漠不關心。聞者略不介意。則諸仙雖言之痛切。言之詳明。不幾無濟於人心乎。不幾無補於世道乎。有心行善者。無負此言也可。咸豐六年歲次丙辰十一月二十四日降筆。

乩臺記

乩仙一說。余生前未之信也。故每見訓文。疑爲異物所託。或係好事者之僞撰。及謝世後。方知其說非誣。而垂訓儆世。亦自有數存焉。乙卯春。余家設呂祖乩臺。乩臺之設。起於問休咎等事。凡神之言休咎也。應驗者十無二三。立臺之初。屢有應驗何也。蓋上蒼悲天下之劫數。而欲洩天機於萬一。以爲救劫之先徵耳。嗣後不時降筆。勸戒良殷。而人多非笑之。且流言

之起。遍乎遐邇。呂祖恐甚。乃命扶乩於準提寺。廣集里人。以鐘爲號。蓋欲爲解惑之術也。寺去余家二里許。其鐘聲蒼而短。余自幼至老。未曾一聞其聲。此日清音遠遞。數里之外。聽之如在目前。人咸怪之。而未知其所以然也。及得乩仙數語。始解其故。其語云。遙村日久不聞鐘。故假神風遠處聽。宣化無妨施小術。勸君從此釋疑胸。此詩此事。煞有深意。然而惑者如故。謗者如故。夫正直之謂神。未有神而害人者。降乩

余家。豈害我哉。余家數世來。雖無大德。然皆安分守業。豈以樸實爲尙。後輩讀書。更期有造。苟或害我。余肯以三載光陰。使子孫忽忽過耶。然謂此事絕無害者。亦非。扶乩一事。正者十之四。邪者十之六。其邪者焉得無害。顧邪正亦視乎其人耳。余家無邪人。彼邪物焉得而入之耶。或又曰。真仙宣化。必擇積德之家。予何德之有。而能致此。嗚呼。謂余爲有德。余豈敢當。然諸神宣化。爲天下也。天下多有德之人。而獨設臺

於此。此其故。惟氣數知之。如曰神也。仙也。吾未之見也。吾不信也。是大愚也。夫神也者。豈惟視之而不見。亦且聽之而不聞。人亦從其教而已。奚有於是。彼孔孟固人也。生其後者。誰見之耶。

咸豐八年正月初一日。文神曹世顯降筆本宅靜修

齋

朱文公論心文

自開闢以來。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處乎中。人為萬物之靈。必有異於萬物者。乃可立於天地之間。異於萬物者何。心而已矣。心之異於萬物者何。理而已矣。天以理予人。人皆當以理順天。心非身外之物。理更非心外之物。以後起者論心。乃是人心。以最初者論心。乃是天心。人心至惡。而天心至善。至惡之心。必聽命於至善之心。而後心術正。而後心德存。而後天心

能制夫人心。人心能順夫天心。天心何在。理卽天心。天理何在。卽在人心。人不保其心。乃人心奪天心。非天所予之心。人能保其心。乃天心制人心。不失載理之心。聖人此心。常人亦此心。聖人之心。無非天心。不失天心。乃爲聖人。常人之心。非無天心。不保天心。乃爲常人。心藏夫理。理稟於天。人能養心。乃能存理。人能存理。乃能事天。天爲生人之天。心爲載理之天。天之生人。有智有愚。有強有弱。智者此心。愚者亦此心。

強者此心。弱者亦此心。載理之天。有動有靜。有感有應。動時此心。靜時亦此心。感時此心。應時亦此心。合而言之。心卽理。理卽天。天祇一天。理祇一理。心豈有二心。人有二心。乃人自造之心。人有一心。乃理所成之心。人能知心。卽能知理。人能知理。卽能知天。人失其天。當自復其天。自順其天。自樂其天。天何以復。復其理也。天何以順。順其理也。天何以樂。樂其理也。理之所在。卽天之所在。以心合理。以理合天。卽以心合

心以理合理。以天合天。人欲復其天心。必先求其放心。心能不放。心乃常存。放而後求。何如不放。放而不求。將終於放。安行者未嘗放心。利行者不敢放心。勉行者雖放心。猶能反其天心。人不失其天心。乃可異於萬物。乃可超乎常人。乃可爲萬物之靈。乃可立天地之間。聖凡以此心而分。人禽以此心而別。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謂此心也。謂此心之理也。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

心而已矣。謂存此心而不放也。謂保此心而不失也。然則欲爲聖賢者。豈可不明此心哉。

咸豐五年歲次乙卯九月二十六日降筆

姚閻羅思母歌

姚回坐兩廊。連日思家鄉。悲亡父。痛寡娘。愚兒陞冥
殿。寡母守空房。雙眉愁感感。兩目淚汪汪。白頭對荒
壁。赤手摩空牀。精神恍惚。晝夜徬徨。心真如結。淚下
成行。夢裏喜見面。醒來哭斷腸。真苦惱。何淒涼。母傷
孤月白。兒哭九泉黃。老母在世空度日。爲子何年得
回陽。勸老母坐高堂。莫爲兒涕泣。當保體安康。兒命
短。母壽長。昨宵奉旨見。

玉皇兒不肖。孫實強。他日有緣輔聖王。苦勸寡母莫悲慘。
任憑老天作主張。兒昔事母未盡孝。母今思兒何不
忘。兒常思我母。母勿怨彼蒼。我母心如割。當年苦備
嘗。年十八守孤孀。年世六無牌坊。有兒方一月。不幸
我父亡。爲兒方廿一。不幸今歲殤。早知今日卽作鬼。
悔不當。年不入庠。居家延歲月。爲母奉藥湯。一行旣
有缺。萬善也難償。母酸楚。兒慌忙。在家若飛虬。解悶
自有方。何幸孔孝子。得近曹家庄。四川實遠。萬里難

望。無計奈。自商量。可將一夢託黃梁。有真夢。非荒唐。
要對老母說家常。勸寡母。忘愚郎。得居閻羅殿。勝於
仕宦場。兒身固生色。母面更有光。生之無益。死也何
妨。宜趁今宵說款款。要教老母喜洋洋。勸妻子。勤奉
將。莫教老母見我衣裳。若見舊服。恐母悲傷。勸老母
淚收孤塚。命兒妻紙化三張。勸老僕莫徜徉。事我母。
要和祥。眼望故鄉真悽惻。心傷老母實渺茫。椿萱二
老今何在。蓼莪一篇我難當。今宵降乩情無極。我母

未見此文章。

咸豐五年歲次乙卯十月二十七日降筆

柳老仙師現身勸孝文

溯我枯柳精與人本不同。自從得道日。化體作人形。
後來歸正果。世事我皆明。化身永不老。大隋到

大清以前皆忘卻。不知幾百齡。成精到今日。一千三百庚。

家鄉遠又遠。地在東海東。地名玉泉國。國有青圭峯。
峯下黃少保。小園花木榮。園傍篩子嶺。我卽在其中。
呂祖去度我。我拜爲先生。名字與小號。從此奏天廷。
名圭字白玉。號以篩子名。十洲與三島。逍遙兩袖風。



飛鸞常勸善。小仙有小功。孝爲萬善首。勸孝事不輕。
爲人不盡孝。難爲萬物靈。現身要說法。君等當敬聽。
不是我能孝。祇是講孝經。凡物有父母。小仙根不空。
父天而母地。此說是通稱。若求真父母。老柳生我躬。
人固分男女。木亦別雌雄。雌柳是我母。雄柳是父公。
柳種落滿地。小柳長蓬蓬。種可比精血。涵濡柳芽萌。
小柳身長大。老柳枝不豐。可比人父母。年老體龍鍾。
老柳一朝死。小仙淚縱橫。兒爲神仙客。父母無形蹤。

想到當年事。腸斷白雲宮。幾番呼我父。我父竟無聲。
幾番呼我母。我母耳如聾。非父無聲也。靈氣猶未通。
非母耳聾也。木性尙未更。可憐我父母。竟如此冥冥。
兒雖爲仙客。不如一旦終。父母今果在。度親兒也能。
父母今不在。有法也難行。今日有妙計。要奏

玉皇京。請他施大法。使柳復崢嶸。

玉皇不應我。要與

玉皇爭。

玉皇若應我。為兒喜不勝。柳像化人像。教俺父母升。父母成仙果。與兒到蓬瀛。同赴蟠桃會。飲食我能供。要穿好衣服。為兒也能縫。父母若發悶。暢懷跨鳳龍。無奈不能也。小仙憂忡忡。普告有親者。當早盡孝情。

咸豐六年歲次丙辰七月初三日降筆

曹祖仙師戒賭文

國舅講珩

小仙降乩讀書堂。靜修齋中作教場。本為賭風來布化。乩箕寫出小文章。哀哉賭風徧地有。攪亂江山如沸湯。即有官員出告示。權作風聲過耳旁。狐羣狗黨頻相聚。不管閒來不管忙。晝既賭兮宵又賭。妄將燈燭點輝煌。貪賭之人皆不孝。氣殺家中雙爹娘。可嘆爹娘多溺愛。反將賭事教兒郎。教兒學賭有何益。輸盡田園逃別莊。即使田園能保守。慈兒之道也有傷。

何況賭人必敗產。父在不爲待父亡。父亡之後輸得盡。復有何物備烝嘗。賭人卽有良友勸。藥石成仇很如狼。自說賭無欺。人事贏得錢來也不妨。又說賭爲丈夫事。反勸朋友上賭牀。夜間賭到東方曉。忍教妻子守空房。兄弟欲分多不忍。只念同胞哭斷腸。光棍到門來討債。門裏門外鬧洋洋。有錢能還無錢窘。無可奈何逃他方。卽逃他方也無益。光棍之債勝錢糧。到得回家人又討。賣盡家產把債償。家產賣盡猶不

足。甘爲賊盜作不良。竊人財帛償不盡。強逼妻子作暗倡。妻子不從難受苦。嗚呼一命絕高粱。祖業飄零難再娶。獨爲乞丐何淒涼。纔知誘我同賭者。暗裏早將毒藥藏。毒藥賭中隨時有。正月之時尤當防。此月鬼神勘善惡。暗使賭人魂不強。祖宗到家見兒賭。案前血淚灑千行。欲來戒賭又無計。只爲世界隔陰陽。局內吃煙用香火。那管案前早無香。卽有小兒把香炷。爾之孝心早已忘。博賭之家天不保。任聽邪祟去

爲殃。賭錢絕無發家者。即使發家亦不長。勸君快把
賭風忌。忌來我卽奏。

玉皇。敢保求名如反掌。敢保取利如探囊。敢保壽數如松
柏。敢保兒孫如鳳凰。一切疾病皆不到。合家男女得
安康。賭風到處果能忌。四海昇平比虞唐。去盡賭風
天下定。

大清萬世作君王

咸豐五年歲次乙卯十月初三日降筆

呂祖仙師戒賭文

甚矣。夫賭之不可爲也。但就賣房時觀之。已足令人
傷心。已足令人墜淚。想祖父之修此屋也。家道稍裕。
則恥所居不如人。於是變易茅屋。建修瓦房。費貲財。
勞心力。延良工。請巧匠。買大木。尋方石。甄之減色者。
弗用也。瓦之不成者。弗用也。土之不佳者。弗用也。迨
修造時。惟恐工人欺我。酒食待之。言語撫之。擇日上
梁。按時豎柱。房前屋後。處處勞心。何其苦哉。何其苦

哉。及落成時。畫棟雕牆。煥然改觀。豁目一望。不啻天堂。鄰里賀之。親戚賀之。朋友賀之。合家老少。皆欣欣有喜色焉。父母曰。吾得終老此屋。雖死無憾矣。兄弟曰。吾得同居此屋。雖貧無妨矣。妻子曰。吾得常居此屋。雖賤無怨矣。何其快哉。何其快哉。一旦生子不才。貪賭傾家。賣盡田產。又賣房屋。當未賣之時。合家知之。父母哭。兄弟泣。妻子叫。心如刀攪。情似火燒。見人雖言笑如常。而羞憤不可勝言。何其痛哉。何其痛哉。

及移居之時。家人戀戀。不忍出門。左顧右望。滿目含淚。到別屋居住。舉目一望。滿室蕭然。牆皆糞土。簷皆茅草。畫棟何在。雕牆何在。甌牀也。而土牀矣。畫壁也。而土壁矣。舊屋光景。舉目皆非。何其痛哉。何其痛哉。父母久居舊屋。心之所思。念之所結。無時不在舊屋。卽夢寐之間。亦不能忘。夜間有夢。言笑猶在舊屋也。坐臥猶在舊屋也。飲食猶在舊屋也。夢中幻境。亦覺快心。到得醒時。悠悠忽忽。多時不辨真假。及日爽神

清方知是夢。枕上流淚。盡成血珠。而兄弟妻子。其景象更可類推矣。何其痛哉。何其痛哉。除日大祭。祖宗魂歸。猶以爲兒在舊屋。及到門前。方知是他人在此。痛哭一回。含淚而歸新宅。及到家中。兒孫猶是。房屋皆非。坐在案前。無心享祭。雖有酒食在前。亦任其冰冷而已。陰中號哭。無計可施。門神竈神。俱爲傷心。何其痛哉。何其痛哉。自賣房之後。家人過舊屋。父母不忍擡頭。兄弟不忍舉目。妻子不忍停足。卽他人見之。

皆曰。此是某某舊屋也。屋猶是而人則非。何其痛哉。何其痛哉。夫賭之爲害。不第賣房一事也。而賣房一事。其害更顯然可見。故我今戒賭。特卽此而言之。凡世之貪賭者。何不作回頭想耶。

咸豐五年歲次乙卯九月二十七日降筆

柳老仙師戒賭文

甚矣賭之爲害也。爲亂者都因賭而起。爲倡爲盜者亦因賭而生。此賭之事不可爲也。而更有不可爲之理在焉。夫賭而不亡身喪家者幾希。試看賭者之物。皆父母所遺者也。父母創業之時。夙興夜寐。東跑西顛。千辛萬苦。無一不嘗。蓋欲後人飽煖。以繼先人香煙耳。乃一旦生子不才。貪賭傾家。父母若在。以邁老之年。竟受飢寒。前日富貴之交。此時不能與比。嗚呼。

痛哉。嗚呼痛哉。父母不在。典房賣地。遠逃他鄉。當祭
掃之日。香火連墓。馨香遍野。人父母捫腹饜飫。笑容
可掬。何其快哉。何其快哉。而我父母竟在空野。無人
來祭。穴中淒涼。獨爲無主之鬼。見人食膾酒肉。欲就
乞食。人坐高堂。瞑目若不見。欲自拏食。人叱如狗。何
其痛哉。何其痛哉。除日欲到家享祭。而看人父母高
坐案上。子孫焚香斟酒。何其快哉。何其快哉。而我子
孫不知流落何處。家猶在而人則非。想當年吾在此

屋。東坐西欹。任其自然。而此時欲入戶。門神叱之。祇
可在門外號哭。無淚不成血珠。除日無鬼不享快樂。
而我獨受艱難。何其痛哉。何其痛哉。念及此而賭心
應如灰炭。此在父母不可賭者也。且家產輸淨。房地
賣了。衣服更無所出。久而懸鶉百結。乞丐西東。無衣
無裳。惟有一狗皮護胯下而已。雖滴水成冰之天。亦
得出窩乞食。雖炎日如火之天。亦得沿戶干人。夜無
人留宿。或宿人草園。或宿人門下。或宿曠閒之室。或

宿溝壑之中。日日棍挫狗牙。又不得常飽。前日之交。此時都去。請問前日堡牌場處。豬肉羊脯。粳米飯。黃白酒。何其快哉。何其快哉。此時比那時何如。念及此。而賭心尤應盡消。此在自家不可賭者也。倘若子孫爲盜。妻女爲倡。致使世人賤惡。子孫憾爾。妻女怨爾。或賣與人作僕。或賣與人作婢。回想當年。吾亦曾使過僕婢。而此時竟爲人之僕婢。何其酸心。何其慘目。念及此。而賭心更當盡去。此在後嗣不可賭者也。諺

有之曰。人家三世讀書。必出一秀才。三世秀才。必出一舉人。三世光棍。必出一頑童。此言雖戲。然皆實事。世人皆當銘於肺腑也。柰何竟不顧矣。人勸之不聽。神勸之不從。且曰。家業吾創者也。吾輸何妨。又有曰。吾雖賭錢。未嘗合局。未嘗弄巧。吾有何罪。又有曰。吾雖賭錢。未嘗輸錢。未嘗貪賭。又有何罪。又有曰。吾祇正月賭也。更有何罪。不知雖未嘗合局弄巧。亦是賭也。雖未嘗輸錢貪賭。豈非賭乎。正月之賭。則以爲小。

乃真以五十步笑百步也。更有曰。賭能發家。夫賭何嘗能發家哉。雖發家亦不能長。卽能長亦不爲美。更不知復有一種大刑罰。死後炮烙。油鍋。石磨。刀山。劍樹。無一不受。復使變牛。變馬。變蚊。變蠅。永無一點魂魄。留於世上。何其痛哉。何其痛哉。今我此言。雖非真經寶訓。然於戒賭之意。誠深切矣。諸君若聽此言。已賭者務早回頭。未賭者急防失足。是則小仙之所深望也。勉之。勉之。

咸豐五年歲次乙卯九月二十日降筆

李祖仙師戒大煙文

鐵拐李諱夫遠

勸君切莫咄大煙。大煙之客皆冥頑。莫謂此是尋常事。實與淫賭無二般。莫謂此是風雅事。人間俗事此居先。而且咄來更有損。傷人莫如生菜蓮。此花屬陽有大毒。陽能提神不得眠。百日精神一日用。神衰那得享長年。毒入膏肓陽必痿。子息不生更可憐。奈何又以此治病。病不得治病必添。而且借以養身體。養得身體似柴乾。從來煙客形似鬼。反說此中趣如仙。

豈知咄煙有冥罰。生在陽間更討嫌。家人見之皆憎。爾親鄰莫不白眼看。素日雖有千般好。此事難免人譏彈。壞卻聲名又喪德。何如不咄得十全。何況大煙價最貴。咄盡祖業心何安。縱然家有百萬富。妄費銀錢罪無邊。人謂咄煙方算富。我謂咄煙家風顛。可笑貧漢難餬口。典當衣裳心也甘。祇將錢兒買煙土。那管老幼受飢寒。家貧咄煙非無故。其初亦自有因緣。人說煙中多趣味。請嘗試之不索錢。爾說此是真朋。

友。得咄彼煙卽高攀。咄上癮時不能息。欲不咄來又難堪。所以貧無立錫地。舍卻身家也要貪。咄煙之風人多犯。更可恨者是居官。皇上有旨將煙斷。官咄煙兮民有言。上行下效機最速。枉己正人豈不難。所以煙館全不懼。犯者亦難上奏焉。咄煙有罪反無罪。買賣公行到處諠。親朋相送作盤費。又作本錢生財源。祇徇私情違王法。天子不知真可嘆。我見咄煙到處是。閨人也有不獨男。處女咄煙反覺美。卽在人間也。

不慚及到夫家猶不忌反誘夫主學不賢夫主若是
高明者猶能勸爾改舊愆夫主若是飄蕩子亦將學
爾喪德然我勸今之治家者要立家法整大端家人
咄煙非正道家業飄零在目前家人咄煙能嚴管家
法整理真可觀須知咄煙全無益諸君快把俗情捐
咸豐五年歲次乙卯十一月初八日降筆

呂祖仙師戒貪財文

痛哉痛哉錢之爲害大哉悲哉悲哉錢之迷人深哉
揮金如土本可傷哉放利而行不亦鄙哉半文不肯
舍豈大量哉俗情哉俗情哉千金且能捐豈好名哉
仗義哉仗義哉守業兒不妄費豈不美哉富家翁又
吝財何其陋哉英雄豪傑反落俗豈有他哉祇爲利
哉才子文人竟無名又何故哉實爲貪哉家無儋石
儲雖死不爲盜命雖窮哉節亦高哉貧無立錫地有

錢尚濟人。身雖困哉。功亦偉哉。我有餘。爾不足。囊中
有錢共用哉。此獲飽。彼受飢。路上無費。當助哉。人謂
財寶能通神。豈定論哉。矣哉。矣哉。諺云。親戚不交財。
此何言哉。疏哉。疏哉。父兄濟貧友。子弟莫怨哉。人情
哉。人情哉。子弟助新交。父兄莫責哉。世路哉。世路哉。
一文壓倒英雄漢。貸借有門。莫謂無德哉。千里來討
舊時債。往返最勞。豈可不償哉。如肩挑貿易。有幾錢
哉。若佔便宜。豈不瑣哉。如坐庄買賣。本大賈哉。若說

虛謊。真不良哉。居官客貪圖喪命。自說苦哉。苦哉。人
說快哉。快哉。無賴遊博賭。傾家。前時樂哉。樂哉。後時
愁哉。愁哉。家貧典器具。尚有幾物哉。貴者使賤賣。心
何忍哉。人窮失志氣。豈真甘心哉。周之使從良。善不
小哉。食亦可去。莫貪利哉。信不可無。當疏財哉。不義
富貴如浮雲。自有真樂。皆聖哉。無益財帛似臭糞。能
絕俗念。卽仙哉。守錢虜。看財鬼。口說清廉。心何貪哉。
讀書子。學道兒。利較錙銖。德難修哉。人間名利客。雖

有財哉。死時難帶半分哉。世上廉潔公。縱少錢哉。歿後偏上九霄哉。彼何俗哉。此何清哉。見利能思義。義有可取。雖取何傷哉。臨財毋苟得。得之不義。卽得亦失哉。悖入亦悖出。有果報哉。舍命不命財。眞愚人哉。人皆夢夢。欲將世人喚醒哉。情盡營營。總欲俗情點破哉。壽亭侯爲財神。無私哉。無私哉。純陽子作財篇。有心哉。有心哉。人若高明。敬聽吾訓。鄙念自化哉。夜當平旦。熟復此文。利心自消哉。萬般皆有命。命中無

財。難望如意哉。半點不由人。人事奪天。祇在爲善哉。今日降乩。皆良言哉。爾等會心。有大利哉。聽言無違。欽哉。欽哉。貪財亡命。慎哉。慎哉。

咸豐五年歲次乙卯十一月二十八日降筆

韓仙祖治家歌

諱湘

治家難。治家難。治家之道不可偏。有偏意。家人嫌。有偏事。家人怨。偏之爲害伊胡底。家之不齊自有緣。可怪治家者。不求善道然。兄弟居一室。境地有兩般。一受苦。一受甘。一人常飽煖。一人常飢寒。一人室內無餘利。一人室內有私錢。家不齊。分職此故。家不分。分待何年。勸家長。聽善言。立心志。學聖賢。處事以公正。合家皆欣歡。若是心偏僻。難免人爭喧。不見千萬戶。

家家共屋簷。到得三五世。個個析田園。人謂此事蓋有數。我謂此事不關天。祇因治家多偏僻。故難永世享團圓。若欲去偏僻。不必問神仙。聖經賢傳言如寶。修身齊家道不凡。凡立規矩要公也。於所親愛莫辟焉。治家有要務。立法是大端。立法本當善。用意又要寬。家人嘻嘻教難入。家人嗃嗃道過嚴。有約束本可觀。太瑣碎實不堪。察察爲明智。人人皆毀謗。本來至治無速效。而况大化難遽宣。張公九世合。美名千古

傳。當日治家可稱讚。一心無私有包含。人勉旃。人勉旃。不偏又能忍。治家有何難。

咸豐六年歲次丙辰八月二十四日降筆

文昌帝君勸恤乞丐文
嗟哉乞丐。痛哉乞丐。吾聞其聲而心惻然也。吾見其
狀而淚潸然也。嗟哉痛哉。乃一貧至此哉。夫家有儋
石儲。猶能藉以餬口。人有立錐地。尚可資以養生。卽
不然。或與人爲傭。或與人作役。亦得托命於人。獲餘
貲而養老幼也。其他僮僕之流。奴婢之屬。雖屈役其
身。尙不至嗷飢號寒。日奔走於道塗間也。而獨有乞
丐其人者。一身之外。了無長物。欲給人爲傭。而俱嫌

其弱欲賣身爲僕。而多惡其穢。致使生路俱絕。而沿門乞食也。豈不可哀矜而憐恤哉。夫乞丐之可憫。不獨老者幼者也。老者筋力已衰。幼者身軀未壯。有人心者。莫不體恤而噢咻之。至於強者壯者。其乞食也。或有笑之者矣。或有責之者矣。甚有立會結黨相勸。以勿顧者矣。嗚呼。何其刻也。夫人而乞食。實有不得已者。豈真舍飽煖而甘受飢寒乎。豈真以飽煖爲可憂。以飢寒爲可樂乎。况強壯者流。上有父母也。下有

妻孥也。析粒分餐。供老幼而不足。忍飢受餓。望煙火以長嗟。其苦有不可勝言者。卽孤身子立。無他贅累。則尤鰥寡孤獨者也。聖王施仁政。必先斯四者。矧屬乞丐。而慢不加恤耶。且夫時有常變也。歲有豐歉也。而恤乞丐者。尤當於此加意也。蓋饑饉薦臻。天亦無可如何。正欲假飽煖者。救此生靈耳。卽家道不裕。難爲濟貧之舉。然穀雖無多。猶得和糠粃以果腹。食或不飽。尙能留氣息以延生。較之乞丐。不加一等耶。且

饑饉之歲。有田者。猶蒙賑濟之恩。有錢者。或有借貸之路。若乞丐賑濟不及也。借貸無由也。獨受苦中苦。竟爲人外人。好生之天。無能救其死。愛民之君。不暇顧其人。不甚可浩歎也哉。乃刻薄者。竟不顧也。明知乞丐之可憫。而怒其求我。則曰。吾不負爾也。吾不欠爾也。卽與以羹湯也。不免嗥爾之聲。與以乾餼也。且有蹴爾之狀。或子弟與數錢。而斥爲消財童。或父兄與升粟。而誚爲敗家老。更有居心不厚。好爲刻論。見

乞食者。以爲夙孽所致。以爲應分當然。見有周恤者。又曰。是違天也。是作惡也。嗚呼。是何言也。是何言也。夫乞食者。豈真有罪者耶。彼卽有罪。豈周恤者。亦有罪耶。况乎受奇窮者。不必盡惡。施大惠者。乃爲真善。而概以貧人爲惡人耶。且以施惠之人爲惡人耶。何其心之忍。而言之妄也。吾今降乩。普勸大眾。去其刻心。存此厚道。或啟倉救命。或施粥度生。或減費活人。至於貧窶之家。亦不得坐視人死。而無涓埃之助也。

覺世正統卷八
蓋一邑之中。富者數十家。貧者千萬戶。若盡責富者。周之不惟力有不足。亦勢有不能。苟富者施恩。而貧者閉戶。是卽逼爲寇盜也。寇盜起。嗟何及。受其害。誰救你。何如當日捨碗飯。何如當日施升米。救此飢餓人。免卻遵橫逆。猶得後來永享太平日。嗚呼。人非木石。孰能無情。見我此文。而猶不動情耶。夫代天救人者。

上帝之所眷顧也。代君救民者。朝廷之所嘉予也。且恩惠

廣敷。聲名遠播者。亦祖宗之所欣悅也。人柰何猶刻薄耶。猶鄙吝耶。猶不恤乞丐。而自速厥罪耶。

咸豐七年歲次丁巳三月初一日降筆

柳老仙師戒爲客文

謹勸爲客者。當早回家門。莫戀他鄉地。而無返旆心。
要體雙親意。思兒情最真。常倚門閭外。延頸望遙津。
若見行路客。心中喜不禁。疑是我兒至。上前欲咨詢。
近則非吾子。二老益傷神。暗慕此客子。不知誰兒孫。
若彼到家日。父母定歡欣。奈何我之子。並不見書音。
口怨心又惱。長氣不住噴。懷憂廢飲食。對之空嗔呻。
雖有嘉穀在。亦不能入脣。從此食漸缺。朝饔夕不飧。

夜裏更難忘。輾轉不安茵。終宵難合目。屈指數期旬。
過期兒不至。驚魄又飛魂。疑兒或已死。故不返鄉村。
哭聲連日動。不幸染病因。家富勢猶可。使人到處尋。
家貧人並少。憂心直如熏。嗚呼一命絕。白骨埋荒塵。
逼親於死地。不孝罪實深。送死更大事。不送鬼神瞋。
世有忘親者。刑必受冥陰。或曰余爲客。不與彼同羣。
雙親俱早逝。不歸亦有云。豈知親雖歿。還有家人存。
一家盼爾至。不住訪鄉鄰。妻子情更切。苦思難盡陳。

霜朝悲破鏡。月夜泣孤衾。心愁雙目注。腸斷兩眉侵。
春來情覺暖。嬾度手中鍼。秋至心逾冷。忘敲月下砧。
眼下有兒女。合之家不貧。雖無郎君在。猶可度宵晨。
家貧並無子。憂心更殷殷。空房無計奈。一命捐長巾。
須知妻絕命。猶是賢釵裙。若遇賤微女。不死事更新。
多年郎不至。慾火將身焚。忘歌別鵲賦。愛聽求凰琴。
羞惡心全滅。竟與他人淫。又有一等婦。改嫁忘郎君。
連番擇婿配。再次合婚姻。妻子都去室。兄弟各相分。

及爾回家日。家道受艱屯。老幼皆白眼。並不敘寒溫。
更有傷心事。不見中鎖人。到此空自悔。何如早旋輪。
又有一般客。上下無弟昆。父母都去世。並無妻子身。
此客歸或不似無關大倫。豈知當此際。更要定歸辰。
身雖遊萬里。志莫忘雙親。不省二人體。孝道固不敵。
不祭二人墓。孝心更不純。奈何今之客。心內都悒悒。
不知報親德。妄作皇家民。終不歸故土。甘爲異域賓。
娶妻卜新宅。不念父母恩。夫婦歡繡閣。爹娘哭荒墳。

每當佳節到。遍野祭紛紛。或有陳瓜果。或有薦雞豚。
人家父母樂。享祭笑吟吟。獨有我父母。相對淚泔泔。
歲寒逢除日。守墓更蕭森。欲歸家無所。自得穴中蹲。
心傷寒月色。淚灑苦霜痕。年久無人祭。高壘成平畝。
露棺兼暴骨。風吹雨又淋。此乃大不孝。來生轉獸禽。
實欲居他地。良法爾當遵。敬拾雙親骨。道路負殷勤。
謹擇埋葬處。隨時薦椒馨。如此全孝道。天公亦爾欽。
嗟哉當此世。更有惡風循。逆子遍天下。攪亂大乾坤。

父母莫敢責。責來卽逃奔。中路良心發。也應念一尊。
回首家鄉地。能不淚如霖。前途遠又遠。如自楚而秦。
餐風兼吸露。饑渴病兼臻。有時越高嶺。滿地鋪荆榛。
險巖怪石列。攀躋足難臨。古木猛獸伏。進退氣不伸。
毒狼迹常遇。兇鳥聲時聞。有時涉大水。極目無崖溇。
狂風掀海哭。目浪泊輕輪。心驚膽又裂。惟恐舟也沉。
海神不爾保。爲爾心不仁。跋山兼涉水。萬苦復千辛。
一路淒涼景。那不淚沾襟。旋看白日暮。不覺到黃昏。

人影四方散。燈火望遙林。孤行當此候。尋宿如浮雲。
無人敢留我。恐我竊金銀。或眠深澗底。或宿古牆根。
常與乞勾偶。光景不堪論。當日不奔走。何故致有今。
普勸爲客者。聽我話諳諳。

咸豐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降筆

呂祖仙師辨地理文

洪荒初闢。天地分。天尊地卑。定乾坤。人生禍福。皆天
 主。克順天理。福自深。吉凶地理。無關涉。祇看當胸一
 點心。心地不惡。天自保。心地不善。天必瞋。從逆凶兮
 惠迪吉。聖賢之言。豈妄論。請看古來葬親者。誰將地
 脈到處尋。古人雖不尋地脈。富貴榮華勝於今。今人
 無不尋地脈。疾病災難仍然侵。借問古人何如彼。祇
 為心善風俗淳。借問今人何如此。祇為心惡失天真。

善惡報應人自主。老天猶難作主人。天不能主何論地。莫將風水話津津。若談風水無所害。擇地之說何妨存。無奈世人習風水。既害人兮復害親。人之親歿宜速葬。使人停棺幾度春。妄言近處無美地。他時爲爾覓佳墳。豈知人死欲歸穴。魂靈望土如望金。久而不葬。魂必怨。陰中號哭淚如霖。停親之柩大不孝。地師罪孽更無垠。誤人葬親固有罪。葬而使遷尤不仁。可嘆術人多自是。後談前非論更新。前人擇地非不

善。後人見之反生嘔。妄說煞星在某處。青龍白虎亦不純。此地重遷可致福。發富登科益子孫。到得後日全無效。更有百禍纏其身。此皆移墓之罪孽。奈何世人猶惛惛。世人不悟仍怨地。又請地師問諳諳。後師仍談前師短。更說前師少見聞。又說君家無美地。使爾買地費金銀。買地致訟更不孝。雖有美地福不臻。使人子孫失孝道。地師難免地獄蹲。更恨地師多不孝。輕將祖墓移頻頻。日看地理心如醉。藐視天理如

浮雲祇爲求福重卜兆。雖有千人亦難禁。豈知祖墓
多年坐。九泉之下已有根。若無大故難輕動。輕動不
免驚其魂。祖魂不安罪實大。家中不日禍來臨。禍已
降兮難望福。當有善念格蒼旻。奈何術人不論善。逢
人祇講地理文。人家骨肉若不睦。謂其祖墓少情恩。
人家子孫若不茂。謂其祖墓太蕭森。人家有倡或有
盜。謂其祖墓出盜淫。豈知骨肉本天性。地脈何能乖。
大倫子孫地脈難管攝。積德後嗣茂如林。倡盜皆人

自作孽。豈真地脈有不醕。爾爲此言傷教化。怨地之
人必紛紛。人皆怨地誰爲善。天下盡學爲獸禽。堪笑
地師言多妄。皆言吉地出縉紳。果然吉地生貴子。何
不自葬裕後昆。卽謂命薄難求地。人皆有命豈獨君。
命中若也爲天子。雖葬賤地出至尊。命中若也爲黎
庶。雖葬貴地出凡民。何況貴賤命難定。奪命之人自
超羣。請看墻間合葬處。人之貧富亦不勻。此家福祿
綿綿遠。彼家乞食猶無門。卽謂貧者非正穴。不在正

穴豈盡貧。何況正穴不盡富。世人何必覓佳窀。不見
同門皆一祖。兒孫相隔如霄塵。一支富貴享安樂。一
支貧賤受苦辛。同是一祖何相異。祇爲善惡有不均。
可恨術人別有說。謂其祖墓氣不振。妄言某支本當
屈。妄言某支本當伸。祇看現居勢何若。人前竟敢妄
啟脣。英雄豪傑爲所惑。亦將此道學深沉。豈知地理
有正說。禍福之言不可謔。擇地皆當慎所患。所謂佳
塋卽此云。須防他日爲城郭。或爲道路與鄉村。溝池

井窰不可近。更防後人來耕耘。擇地原爲安親骨。使
其魂魄常歡欣。若於地脈求富貴。總是利令心智昏。
以親之骨爲孤注。爾之孝心已不敵。郭氏葬經難俱
信。難與聖經共謳吟。歷代史記猶多僞。堪輿小說何
足珍。世間若有高明者。莫將其說日奉遵。我今降乩
辯地理。欲更惡俗話長陳。

咸豐六年歲次丙辰二月二十三日降筆

君若積善如積粟。卽有災殃亦可度。卜爾命該登九五。爾之心中亦恍惚。心中恍惚傷肺腑。不如不卜安吾素。君子知命守最固。不向他人問遲速。知命非有別道路。眼前亦自有妙悟。祇看所居貧與富。或是賤人或貴族。此皆命中所擺布。君子於此知最熟。若問後日榮與辱。常人如斯君子不。古來著龜非無補。可偶爲之不可瀆。再三瀆時必不告。專倚神行神亦怒。文仲居蔡媚枯骨。心中濛濛如雲霧。不爲善者命雖

淑。富貴榮華亦蕭肅。李登命該入相府。折桂不過月中步。若是當年不失足。何至潦倒困場屋。若是少年心早毒。卽是鄉薦亦不錄。善人獨能祈天祐。福可招兮禍可逐。了凡先生命該獨。一旦生子如龍虎。五十三歲壽當卒。享壽更如松柏木。後日爲善力更努。又舉進士顯門戶。吉凶命中多反覆。禍福未來難預視。若將八字去問瞽。不如自問我心腹。心中向善天必輔。不望保護亦保護。人事奪天高千古。八字難將爾

束縛。瞽者批命學絲竹。借此養生真淒楚。爲人卜算
事非污。勸善老天更眷矚。諸仙勸善情最篤。一片慈
悲如老佛。祇願九州大化普。天機何嘗半點露。人問
天機神不拂。嘗以隱語相應付。隱語難明如理窟。不
如不問順造物。人不問數神亦服。勸君急把此文讀。
咸豐六年歲次丙辰正月二十五日降筆

呂祖仙師勸埋小兒尸文

孝慈古來道並列。慈幼然後孝能竭。親喪盡知用上
埋。兒亡何爲棄荒野。豈知膝下小嬰兒。仍是祖宗舊
骨血。若使小兒長成人。卽能爲爾承先業。若教嬰女
長大時。必使于歸髮兒結。不幸數中命不延。入世未
幾遭夭折。生前恩愛本無窮。死後何故恩情絕。每見
人家小兒亡。便將兒尸盡拋撇。日久兒尸仍然存。蠅
蚋姑嘜無休歇。家人見此不關心。又使犬狼寸寸磔。

父兮母兮果何心。坐視畜類將兒嚼。更有一種忍心人。甘把兒尸將火熬。豈知兒死心猶生。七七徧時方沒卻。一旦用火焚其身。五官百骸盡焦烈。此時有口不能言。暗怨雙親心如鐵。火猛風狂勢難熬。冤魂不住泣幽咽。父母若能聞其聲。也應墜淚心悲切。借問小兒有何辜。忍教死後遭此劫。小兒尸體不可輕。設法當補先賢缺。兒尸可葬祖墳邊。免使魂魄無王者。祖墳去家路若遙。另爲兒墳勿苟且。如此死者得平

安。卽在生者亦慰貼。既能盡孝又盡慈。便是立身一大節。

咸豐五年歲次乙卯八月初一日降筆

人言今日世間人心。多被煩惱。所障。更有。一種。忍心。人。自。把。死。日。算。將。火。葬。豈。知。是。死。心。猶。生。七。七。徧。時。方。在。世。間。用。父。母。若。說。聞。其。聲。也。應。應。淚。心。悲。切。借。問。劫。盡。正。手。娘。欠。心。呢。久。且。吟。一。日。劫。畢。不。可。不。說。天。地。間。先。賢。他。兒。子。可。葬。祖。墳。邊。免。使。魂。魄。無。主。否。受。罪。法。坐。香。亦。想。故。劫。劫。盡。來。父。盡。慈。母。豈。立。良。心。

生神洪大仙勸曹德音回海南取花漿歌

歸故鄉。取花漿。急急去。勿徬徨。速速返。莫翱翔。天花
到。人情忙。小兒女。也驚惶。病者病。亡者亡。拋骨血。飽
犬狼。沿惡俗。惱上蒼。有天命。敕純陽。勸埋葬。著文章。
法誠美。計非良。救大劫。有奇方。傳牛痘。來西洋。有保
護。非荒唐。術雖淺。功無疆。誰無女。誰無郎。皆欲活。不
願殤。兒就斃。天也傷。我無策。淚成行。花可種。法最強。
漿取得。理應當。徧道路。佑安康。返故里。省高堂。休爲

客莫作商。挾友伴。救天殃。廣其術。展厥長。勿吝惜。勿
匿藏。勿逼勒。勿怠荒。存陰德。達

玉皇。我洪恤。保吉祥。

咸豐八年歲次戊午二月二十六日降筆

呂祖勸種牛痘歌

痘劫古來未曾有。秦漢而還徧黔首。當年並未入中
原。外夷交趾災獨受。馬援征南爲國家。可憐士卒染
天花。傳入華夏二千載。嬰兒代代死如麻。嗟哉赤子
無罪孽。何故遭此彌天劫。兒殤父母日傷懷。無計祇
說命該絕。我言命運皆荒唐。人事奪天謀最良。何況
痘劫非天定。祇爲胎毒感陰陽。痘母痘兄名尤假。實
是人間自造者。鬼神有術散花災。定教命斃雷霆下。

花災到時神亦悲。自恨無術救羣兒。佛家若有金丹藥。何不援手一救之。

上帝好生垂眷顧。屢降名醫令調護。治痘方術自紛紛。病入膏肓仍亡故。後世種花術萬千。未能易地則皆然。間有南北通行者。或生或死難十全。外洋名醫有神智。牛痘傳漿簡而易。數十年來補化工。此人真能贊天地。仙方遙遙達天朝。暗中自有神相邀。南方各處設花局。救劫功德錄九霄。小仙宣化奉天界。目擊痘

劫苦無柰。南取花漿囑曹君。開端要除關東害。又命生神洪恤公。平安無事非先通。途中默默有保護。一來一往一帆風。取得花漿天亦喜。數中嬰兒得不死。從今痘劫可盡除。盛極當衰理如此。若問種法何其神。看書方識此中因。不見其書難取信。小仙疑惑亦猶人。須知此書非虛杳。有兒有女種當早。種而復生間有之。毒氣已洩八分了。

咸豐八年歲次戊午四月十一日降筆

李祖仙師借事勸善文
蓋凡能好善者。必能順天。能順天者。必能奪命。此不
必論其他也。卽種花一事。可見矣。種花一事。君子每
三致意焉。蓋深體好生之心。而欲斯人共登壽域也。
而不知者。輒曰奪造物之權。夫造物之權。誠不易奪。
而非不可奪。正欲人之能奪。且恐人之不奪。奪之乃
英雄。乃豪傑。乃志士。乃仁人。古今來易亂爲治。轉危
爲安。何莫非奪造物之權者。豈區區一嬰兒之命。而

不可奪也乎。苟以嬰兒之命爲不可奪也。則必造物堅持其權。而能以痘阨殺人也。然造物既有其權。與其殺之於後。孰若不生於前。且造物既有其權。能滅嬰兒之命。何又生種痘之人。豈造物能死生痘之兒。而不能不生種痘之人乎。抑豈故生種痘之人。而與之爭權乎。夫吾亦非謂造物無權。而不能生死人也。然天定勝人者。人定亦可勝天。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徒知命亦不過常人。惟有造命之人出。而與天爭權。

則天無權。而人自有權。何也。人心卽天心也。人而爲善。則命中所無者。可奪之來也。人而爲惡。則命中所有者。可奪之去也。種花一事。吾謂順天。人必謂奪天。然奪天而能順天。則天固未嘗堅持其權。而不使人奪也。天且故縱其權。而必使人奪也。天以好生爲心。有能遂其生者。而天不怨。不猶之君以愛民爲念。有能養其民者。而君不怒乎。况乎人命關天。嬰兒死於痘劫。乃造物之大憾。若能彌其憾也。天且委其權於

親喪皆可修木主。主是親身。櫛是房。延請生員皆越
分。白丁明禮也可當。禮生可比先生位。訓人不必功
名強。點主之人要選擇。年高有德。禮節詳。陰陽兩世
皆重德。德是天爵。貴無疆。請得此人來點主。白丁卽
可比玉皇。自來鄉黨莫如齒。恩榮耆老是聖王。齒德
兼優非凡叟。可比伯夷太公望。老叟雖無功名位。自
能助爾獲安康。若請功名與仕宦。僭越名分拂彼蒼。
親喪不可延僧道。僧道何能記罪障。父母有罪兒可

免。多多爲善自無殃。父母無罪何用免。毀親之人可
比狼。卽使有罪猶當隱。子爲父隱直道藏。若請僧道
來免罪。罪不能免。罪反揚。揚親之惡非孝子。不孝焉
能治親喪。康熙皇帝斥僧道。聖諭所言可爲坊。童子
歌詩真可用。蓼莪一篇意最長。哀哀父母情真苦。吳
天罔極德難償。農人不明詩中語。講成白話是妙方。
葬親不可求地脈。風水之說皆荒唐。地理還有天理
管。天居正分地居旁。人能爲善地亦善。極惡之地化

爲祥。人若爲惡地亦惡。極善之地轉無光。若是無善亦無惡。地理平平祇尋常。無德之人徒擾攘。有德之人不用忙。善人不葬無福地。惡人福地也不昌。此言雖淺皆實事。爲善奪天百事臧。祀土何用功名者。白人自可薦馨香。雙親魂魄不爲禍。何用鎮壓請陰陽。親喪演戲端誰起。哀情因此漸消亡。親喪本是哀痛事。爲何鼓樂一庭張。雙親已死兒猶樂。一點孝心在那鄉。作俑從葬更不可。不論居官與廟堂。青面紅髮

打路鬼。親魂見之哭斷腸。噴火獅子皆虛幻。噴錢獸兒也虛荒。親在從未見此物。兒孫何故妄發狂。葬親皆可用旌誌。爲表姓名示不忘。無德且莫妄稱讚。虛名豈能永輝煌。以禮葬親方爲孝。世人循禮莫或違。咸豐五年歲次乙卯十月初七日降筆

呂祖仙師論嫁娶文

大婚本爲萬世嗣。夫婦倫常等父兄。兩姓結親理爲正。同姓爲婚道不亨。同姓之人皆一祖。豈可亂倫循私情。可嘆今人多不講。猶執偏理與人爭。姑舅結親端誰起。骨血倒流綱常傾。天子庶人皆莫犯。要使綱常固如城。同姓姑舅結親者。多愛門第是閑閑。人間富貴縱堪愛。背理之事何可行。或由閨人作主宰。婆對婆娘說婚盟。婆娘識見終爲短。親事未定當急更。

嫁娶莫如二三月。天氣溫和萬物生。事關重大擇吉日。切莫草草把親迎。別樣雜書不可信。莫作妖言使人驚。白虎壓牀皆胡語。紅煞迎門更妄評。迎送之客何論屬。結親祇可問年庚。年庚不是問屬說。祇求年紀兩相并。可笑今人擇日者。學些舞藝蹈禍坑。嫁娶若有不祥事。反怨術人藝不精。或是罵來或是打。謝儀未報反遭橫。吉凶時日何能管。總是糊塗心不清。嫁娶之事莫越分。將客不可請功名。秀才原是朝廷

客。何可爲人作使令。將客祇可白人作。祇能安分卽爲榮。秀才聖廟猶不用。佯生說禮在兩楹。聖人之功非不大。事有定章難爭衡。可笑今之有名者。不重名器忘鵬程。祇爲人情將身失。失身之人非俊英。人情多私何可徇。天理王法守要貞。若請功名皆越分。不論居官與庶氓。禮義原從秀才出。自亂名分禍必萌。娶親之人莫僭越。無名不可冒先聲。朝廷名器何可假。實不大兮聲難宏。先人頂戴後人冒。鄉黨見之礙

眼睛。家庭世襲真可笑。何嘗奉命到帝京。卽說婚姻
爲大事。大事禮法更當明。卽說先人功贈到。天子公
器難私擎。譬如居官受封誥。必把名字金殿呈。卽爲
太子未登殿。難假龍袞妄崢嶸。無名敢披有名服。定
有恥心發至誠。好比戲臺粧官者。貴人不是眞公卿。
娶親一事最重大。切莫演戲亂喧鳴。樂人演戲必誤
事。一切忙人聚戲棚。演戲倡優皆賤事。重事有戲反
覺輕。何況嫁娶本非喜。明是親老兒長成。兒子長成

當娶室。爹娘已老將入塋。古來完婚不用樂。祇爲孝
道免琴笙。今世用樂已非禮。若再演戲非祥禎。弓箭
器物不可用。虎豹之旗爲出兵。此是文事何用武。無
人不服將誰征。嫁娶葬親名分定。敢保

大清永太平。

咸豐五年歲次乙卯十月十一日降筆

或癡或瞎。百代子孫。無讀書者。雖有書子。必無智慧。雖有智慧。必不登科。或爲村夫。或爲農人。不知孝弟。不知禮義。打爹罵娘。皆有由也。不讀書故。實不敬字所致者也。敬與不敬。皆有果報。世人不信。盍觀往事。昔有王公。年逾六旬。卻無子女。其爲人也。篤敬字紙。永無倦意。夜夢宣聖。撫其臂曰。子命定矣。永無後嗣。但敬吾道。則誠篤矣。吾將使參。轉爲公子。待及明年。果舉一子。遂名王曾。幼而智慧。連中三元。爲賢宰相。

父名子名。青史常載。此敬字紙所致者也。觀此一人。餘可類推。又有一人。賣書爲業。路中休歇。常坐書箱。一旦在外。爲雷轟死。臂有字曰。不敬字紙所致者也。觀此一人。更可類推。又有俞公。邑庠生也。其居村中。有字紙會。所生四子。竟天三人。而其一子。像貌堂堂。一旦失所。久無音信。家道艱難。饑寒交迫。是年除夕。彼之夫婦。相向而哭。忽有一人。皂角烏巾。近而揖曰。公哭何也。彼對之曰。吾敬字紙。不得好報。早加人曰。

子敬字紙。暫拾片紙。偶拾文尾。或焚於燈。或焚於竈。紙灰四散。全無敬意。爾之艱難。天罰之也。俞公恍然。遂因謝罪。少頃不見。乃知是神。誓自此後。篤敬字紙。行之一年。連中舉進。偶至一處。竟見失子。當此之時。爲富貴家。此能改過得好者也。觀此一人。又可類推。字有何功。宜敬如此。今舉大略。爲人告告。夫字也者。上自倉頡。下至此時。東西朔南。至於天極。無日不用。無處不用。天文地理。非字不可。聖經賢傳。非字不可。

牌坊碑碣。非字不可。門匾對聯。非字不可。往來書札。非字不可。交通文書。非字不可。登科對策。非字不可。卽如工商。卽如農人。貿易帳目。非字不可。上知萬年。旁知萬里。若無書字。人皆懵懵。則字之德。何可盡言。人欲敬字。自有良方。有如婦女。所使破書。則以白紙。易而置之。若見糞中。拾而洗之。若遇路上。拾而歸之。若自家者。以籠貯之。他人書房。以錢買之。及字多時。或焚於山。或焚於海。行此五年。災殃消除。子孫智慧。

行此十年。子孫連捷。名登仙籍。行十五年。子孫富貴。永無缺時。行二十年。身列仙品。永脫輪迴。行二十五。上升七祖。下及百代。行三十年。無禍不去。無福不臻。何其快哉。何其快哉。余今降乩。意誠深矣。欲敬字者。謹佩吾訓。

咸豐五年歲次乙卯十月初六日降筆

九天雷神勸敬字文

諱青來

從來字爲天下寶。敬字之人萬事好。上古無字事不傳。所以前世皆荒渺。中古結繩治乾坤。觀繩可知事大小。結繩而治不可常。記事亦或有顛倒。世無文字史難留。天公特命倉頡造。倉頡本是天上神。生爲聖人心最妙。象物成字洩天機。慘淡經營有神道。文字作成遂有書。歷代之事皆可考。千秋萬古字能通。四海九州字能到。作字之人有妙機。略舉數義爲爾告。

字者愛也。君須知。愛惜一字功不少。上邊且從寶字頭。寶而重之。登科早。文房四寶雖可珍。猶爲此寶作鄉導。上邊又是客字頭。客旅書信憑爾報。若是無字信難通。地角天涯空煩躁。下邊子字可會心。子愛之意最明了。萬般惟有讀書高。教子識字開心竅。子不識字爲瞽兒。下邊子字有小巧。加乚加皿孔孟成。識字可習聖賢教。小仙會意不必然。此義諸君子細計。解字小說不算奇。敬字一節最爲要。文人敬字是大

功。一點一畫不可擦。莫將字紙作火煤。莫將字紙當灰埽。莫將字紙足下拋。莫將字紙口中嚼。字紙若棄糞坑中。洗淨曬乾。火中燎。收盡字灰。用紙包送海埋。山多吉兆。畫地作字足。莫加濫寫門。壁禍星照不敬。字紙難求名。入場犯規多。差掉敬字之人學。雖低自有文神助。談笑徵信錄。書皆實言。帝君字文當吟嘯。農夫敬字福更深。富壽多男皆有效。字紙糊窗子多。愚字紙拭器。命必天。字紙作物家必窮。自紙入糞目。

覺世正心錄
不瞭農不敬字必多殃。田地多旱又多澇。家中永無
讀書兒。只認銅錢不認票。雖有帳目不能抄。急得汗
流空發暴。年下求人寫春聯。倒正不知心如攪。識字
全從敬字來。敬字自能通典誥。莊稼雜字不可輕。田
歌莫唱淫曲調。知是淫書速速燒。死爲土地居村廟。
百工敬字更有功。無限福祿身邊靠。已是帝名壽佛
名。天下工人莫犯著。二字小仙不敢題。臨文不諱天
不惱。一切文字不可輕。斟酌用之無譏誚。尋常器物

字莫題。甃瓦題字端誰肇。器破之時無人收。不免沾
些糞與尿。衣裳有字真可傷。衣師作字目必眇。可恨
鞞鋪帽鋪人。妄將鋪號題鞞帽。可恨天下造紙人。敢
把字紙將足踏。若見此文猶不更。今後難脫小仙爪。
商人敬字必招財。四方財神到寶號。從來一字值千
金。字內藏金憑爾敲。字爲洪寶天下傳。以寶致寶財
源茂。貨物若用字紙包。鋪中不日來賊盜。陰世剝皮
有重刑。只爲舊帳牆上表。書信若在膝衣藏。再生罰

爾腿常跑。票紙圖書染臭腥。轉世爲人雙目眊。敬字不獨能發財。也能成仙遊三島。生意興隆不必言。兒孫及第年更少。再生爲人必善書。不亞歐柳與顏趙。閨人敬字致吉祥。養得兒女性必孝。字從子字有深心。敬字兒孫皆俊俏。字者育也有生機。產厄不逢生神保。舊厝舊做舊文章。莫夾鍼腳與線腦。作巾作鞋作枕頭。只繪禽魚與花草。女敬字紙轉男身。身列仕宦官星耀。居官敬字百福臻。帶肉成仙永不老。乞勾

敬字爲富翁。前雖饑寒後溫飽。小仙奉

旨作字文。要使千門萬口曉。不是小仙欺諸君。快把此文

付梨棗。

咸豐五年歲次乙卯十月初八日降筆

<p>...</p>	<p>...</p>	<p>...</p>
------------	------------	------------

3120 / 229

259

3150

